



## 目 录

自 序 / 1

### 谈 社 会

流言家漫考 / 7

塔 布 / 10

恶武侠乱少年心 / 13

《论“他妈的”》之余论 / 18

解析一份“货单” / 22

杂话“无子出妻” / 27

冯梦龙的《禁溺女告示》 / 29

社 鼠 / 32

吹牛外史 / 34

清谈只宜闲散人 / 38

床头杂记 / 40

人道与狗道 / 46

鲁迅先生的忠告 / 49

- 《会中吟》解读 / 52  
李笠翁的《古今笑》及其他 / 55  
平心谈 / 59  
风俗乱弹 / 62  
“服妖”辨 / 67  
貌与心 / 69  
建首善自京师始 / 73  
“余一人”之下 / 77  
“首长，别啰嗦了！” / 79  
一个车夫的理论 / 81  
套话 / 83  
称呼问题 / 85  
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 / 87

## 谈人物

- 开历史倒车的二三人物 / 91  
孔子不主张独裁 / 94  
别高抬了秦始皇 / 96  
荆轲与“两个凡是” / 99  
司马迁若是记者 / 102

- 欧阳修被诬二事 / 105
- 范仲淹的第二名言 / 109
- 阿Q与朱元璋 / 113
- 谈傅山 / 119
- 错在没拿皇帝当皇帝 / 124
- 蒲松龄的宽容 / 126
- “清廉”的庸吏曹振鏞 / 128
- 棱角让谁磨去了 / 131
- 也说曾国藩的可怕 / 134
- 洪秀全的一张“大字报” / 138
- 周作人谈油炸鬼 / 141
- 别把毛周当黄帝 / 145
- 湛湛青天 / 149
- 我欠戴先生一顿饭 / 152

## 谈历史

- 貂不足，狗尾续 / 157
- 模棱官 / 160
- 闲话宋代的夜市 / 163
- 从明代俗谚“张家长，李家短”谈起 / 166

- 九千岁 / 172  
“闻蒋必站”的规矩 / 174  
禹汤罪己，桀纣罪人 / 176  
剃头痛史 / 179  
三家村 / 182  
瓮中打油 / 185  
读《牛棚日记》 / 189  
瓜 葛 / 192  
作坊里的斩杀术 / 196  
“地保”们 / 200  
论失眠的哲学基础 / 204  
肃掉“祸水” / 206  
楚庄王与邢团长 / 209  
为帅之大忌 / 211  
爱国不分贵贱 / 213

## 谈文化

- 别冷落了墨家 / 217  
谈《冯小青》 / 221  
冷雾曾遮溱潼月 / 225

- 又见造神 / 231
- 未庄评定是非的标准 / 233
- 说“宗吾” / 235
- 读读反迷信史 / 239
- 人兽之间一层纸 / 243
- 夸饰乡土，非大雅所尚 / 249
- 功夫在杂文之外 / 253
- 雕虫辨 / 257
- 盖酱罐的文章 / 260
- 掉书袋·常谈式·书卷气 / 263
- 雅的这样俗 / 266
- 愿天下有志者都成了读书种子 / 268
- 史著与报章 / 270
- 不讲理的理论文章 / 272
- 斯大林当院士的波折 / 274
- 刘教授的困惑 / 276
- 凡事有经有权 / 278

## 自序

1978年，我考入人大历史系，校长成仿吾，系主任尚钺。当时，浩劫方止，学园凋敝之象尚未尽去，加上自己学识根底甚浅，所以学业所得仅仅是略窥史学门径而已。曾听王仲荦、王永兴、戴逸等史学名师讲过课，遂知史学殿堂之博奥，于是冷了原本想当历史学者的心。

偶然当了报人，天天生产新闻纸。但喜好历史之心未泯，加之深爱鲁迅杂文，遂走上一条边办报，边写杂文随笔，也兼治一点杂史的路。孙犁与黄裳二位先生，曾是我的同行前辈，一在天津日报，一在文汇报，二人的文章绝顶的好，散文杂文自成境界而兼有鲁迅风，令我景仰，目为楷模。

我写杂文随笔，常古今杂糅，古今人一并谈及。我自认这是在追摹鲁迅先生。鲁迅写杂文，引古书，说古事，常常将古人今人目为一体，有时干脆就说“我们古今人”如何如何。先生的立意，是要把游荡在现世的古老幽灵捉出来给人们看，挖掉封建老根，改造国民性，使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一片净土。鲁迅的这个立意，今天还用得着，因为古老的幽灵还远未捉完。这本集子里，捉出古老幽灵的文章不少，盖源于鲁迅先生的影响。





黄裳先生虽是报人，但深通国学和历史，尤精明清之际士林史，力作迭出。他的散文杂文，萧散淡永，思想深邃，看似无火气的文句往往力重千钧。他的《笔祸史谈丛》的笔调，很像鲁迅的《病后杂谈》和《灯下漫笔》。史学家姜纬堂先生曾对我说，“你就学黄裳”，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指导。我边写杂文随笔边治一点杂史便是在学黄裳，写读史随笔也想学黄裳；但我心里明白，黄裳是极不易学来的。

孙犁先生以小说《荷花淀》等作品占据文学史一席，但他晚年写的读史随笔、论世杂文的价值却少为人知。他的《芸斋琐谈》和《耕堂读书记》，看似冲淡，实则老辣，有老吏断狱般的深刻。我极喜爱这些文字，更心生模仿之意。孙犁对鲁迅先生极景仰，平时读书买书常以鲁迅的书账为线索，他本人亦有鲁迅风骨。孙犁的人格和文格，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我写过一篇《读孙犁》的小文，表达了向孙犁学习的心愿。

邓拓、丁易、王春瑜的杂文《燕山夜话》、《丁易杂文》、《土地庙随笔》，对我也有相当影响。三位先生都是学者兼杂文家，邓拓著有《中国救荒史》，丁易著有《明代特务政治》，王春瑜著有《明清史散论》，皆是相关研究之翘楚。他们的杂文谈现实问题时都常用历史材料，用得很巧妙，绝不牵强。他们都“发思古之幽情”，但都明明白白地是为了当下。“莫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掷处血斑斑”，邓拓的夜话文字是伴着热血留在世间的，他立下的精神坐标，感召了无数后来的杂文家。

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”太史公论孔子的这句名言，正表达了我向诸位前贤学习的心情。

杂文是“感应的神经，攻守的手足”，是匕首和投枪，是“能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”。这是鲁迅对杂文特质的一些主张，人们也多认为这是杂文的



经典样式。但我觉得，杂文固然可以有经典样式，但绝没有唯一样式，并非只有那种一见丑恶便立即施以匕首和投枪的杂文才算是杂文。实际上，鲁迅自己写的一些类似今天所谓随笔的文字，也是可以称为杂文的。

邓拓和丁易的许多以说古为主的随笔也早被人们惯称为杂文。还有王力先生的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，说是随笔，可以；说是杂文，也可以。杂文和随笔的界限，有时实在是不大好区分的。说古的随笔，如果文心在一个“今”字，是为了干预今事而作，那它就具有了杂文的性质。所谓“感应的神经”，所感应的并不一定纯是眼前的问题，也可以是年深厚重的基础性问题。我写杂文随笔就很注重这类问题，特别是注重从历史源流和思想观念上对现实问题予以“感应”。

直面现实是杂文的天性，杂文当然更应该关注眼前的现实问题。当今社会急剧转型，新问题不断产生，这考验着杂文作家的思想力和创新力。我一向钦佩能把干预现实的杂文写得很漂亮的杂文家，与他们相比，我感到惭愧。

这次编集子，翻检出一些早年旧作，顿生“悔其少作”之意。但考虑到这些小文毕竟是前进中的履痕，且保留了当时的一点时代风云，所以集子还是保留了一些这样的旧作，其中少量文章做了一些修改。

《阿Q与朱元璋》这个书名，本是书里一篇文章的题目，用它来作书名，我觉得可以反映一点书里所具有的捉封建幽灵的立意和风貌，书名里有阿Q，也算是我受到过鲁迅先生思想影响的一点印记。

是为自序。

李乔

2012年1月27日







## 谈社会

---



## 流言家漫考

何谓流言家？古来并无确解。对于流言，古来的解释也有种种。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，对流言的解释是，“放言于外以诬人曰流言”。这个解释，颇能抓住流言的特征，堪称精到。据此推知，凡制造、散播流谤之言的专门家，便是流言家。

流言家与谣言家约略近之，但有所不同。流言家以谤人为主，谣言家则未必都谤人，还有其他杂务。流言家与闲言家也有不同，所谓“闲言碎语”虽多是指摘人非，但未必都是诬谤，闲言的威力也远不如流言。

流言家虽也称“家”，但与正宗正派的“百家”、“行家”全不搭杠，乃是野腔无调不入流的一家。然流言家却自成格局，颇有值得考究和堪以自豪之处——历史悠久，流品纷披，战法独到，战果甚丰，等等。

考其历史悠久，上可溯先秦，下可迄今日。《尚书·金縢》篇记了一个“流谤周公”的事件，云，“武王既丧，管叔及其群弟，乃流言于国曰：‘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’”这是说周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，管氏兄弟诽谤周公篡





位之心。这是个著名的流言诽谤事件，管叔兄弟也因此而成为史上可考的最早的流言家。以后历代每有流言，人们总是要提起这段先朝掌故。这也算是管氏兄弟作为著名流言家的历史地位吧。

唐代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七记有另一个流言诬人的例子。某官因反感上司明察自己的过失，便放流言说：“崔子曲如钩，随时待封侯。”上司姓崔，这是诬指其上司居官不正，总想往上爬。结果，这个流言家谤人未逞，自己反被拿问。这是一桩流言家的晦气事。

年光流逝，物换星移，然而流言家却总是绵绵不绝，代有传人。如今，每每翻阅报刊，与友闲谈，总能闻见流言家的劣迹，深感流言家生命力之顽健。

考流言家之流品，可谓纷披驳杂。上至王公贵族，百官杂吏，下至贩夫驸卒，市侩闲汉，只要精于流言诬人一艺，便算入了流言家的户籍。流言家来源杂，流品杂，制造流言的心理和目的也杂而不一：或因憎恨，或因嫉妒，或为报复，或为挑唆，或贪权位，或谋名利，等等。但有一点，流言家们往往不谋而合，就是最爱光顾贤能之士。古语云，“为恶者皆流言谤毁贤者”，“有才能者多致飞语”，便是此意。

考流言家之战法，可谓独到、高明，而战果也随之丰盈。流言家最重舆论，深通三人成虎之道，最知“流言惑众”的威力，又深知世上多好事者、猎奇者，流言一出，自会不胫而走，自己只需静候“那人完蛋了”的佳音。流言家又很讲究“流言艺术”，惯用真真假假、似是而非之辞，“可能”、“大概”、“据说”，由人遐想发挥，自己全无干系。流言家还擅长打探他人隐私，尤以男女之事诬人见长，往往所获效益甚高。

流言家的战法固然高明，却是猥琐卑下之至，既无纵横家之气概，也



无清谈家之风雅。流言家实属“动口的小人”。然唯其如此，方可获奇效。轻则叫人名誉扫地，如曾参蒙“杀人”之冤；重则置人死地，如阮玲玉含愤自杀。自古及今，被流言家“口诛”了的，真难以胜计。

对于流言的弊害，前贤多有警世之言。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把流言与国运联在一起，称流言为“乱国之俗”。这既为清醒的认识，又是激愤的谴责。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沉痛的话：“我一生中，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，并非兵匪，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，乃是所谓‘流言’。”流言对先生的损害竟如此之大，若非迅翁亲口说出，谁能想到？

流言家固然可怕，却也有天敌。一是智者，所谓“流言止于智者”。二是当权者中的明白人，《大唐新语》里那个晦气的流言家就遇到了这种明白人。三是舆论谴责，这可以让流言家灰头土脸，自我约束。四是法令，流言若至于诽谤罪，必办之。有此四端，流言家必会生畏而敛迹矣。



## 塔 布

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有个名词，叫“塔布”，原为波利尼西亚土语，翻译过来就是“禁忌”。学理上的解释是，人们心理上认为是忌讳的，言行上规定不能说和不能做的，就是塔布，即禁忌。英国学者霭理斯写了一篇《塔布的作用》，其中对禁忌有个更简明的解释：塔布就是“这件事做不得”的意思。

禁忌是古今中外皆有的现象。我国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曾举出许多国外的实例，如“饮食的禁忌”——马达加斯加岛人不敢吃箭猪，恐怕传染了胆小的毛病；“作业的禁忌”——迪亚克人出猎时，家人不敢以手触摸油或水，怕猎者手滑而使猎物漏走。此外，还有“婚姻的禁忌”、“阶级的禁忌”、“成丁的禁忌”，等等。

国产的禁忌也有很多，如汉代班昭《女诫》记“妇女的禁忌”：“行莫回头，语莫掀唇。坐莫动膝，立莫摇裙。喜莫大笑，怒莫高声。”《云笈七签》记“人体的禁忌”：“凡梳头发及爪，皆埋之，勿投水火。”皇历上有“作业与旅行



的禁忌”：今日不宜动土，明日不宜出行，等等。诸如此类的禁忌，五花八门，限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，人们在这种“拘而多畏”的束缚中战战兢兢地过活。

我虽不是禁忌研究家，但常借塔布理论游思遐想，琢磨古今还曾有过哪些禁忌，还依然存在着哪些禁忌。结果，多有发现。

裸体模特曾是禁忌，霹雳舞曾是禁忌，裤腿的过肥或过瘦曾是禁忌，这些都属于“风化的禁忌”。

联产承包曾是禁忌，股市、证券曾是禁忌，招商局、当铺曾是禁忌，这些都是“经济的禁忌”。

唐代韩愈夫子说：“曾经圣人手，议论安敢到。”晚近又有“两个凡是”。这些都是“思想文化的禁忌”。

古来各种禁忌的目的，据说都是为了防止某种不幸后果。但所谓不幸后果云云，大都属于无稽之谈，杞人忧天。不吃箭猪便不会染上胆小的毛病，不动土、不出行便不会受灾，纯属无稽；跳霹雳舞便会伤风败俗，搞股市、证券便会姓资、演变，更属杞忧。

古来众多的禁忌，自然不都是愚昧无理的，如同姓不婚制便包含了优生学原理；但更多的禁忌是毫无道理的，是蒙昧、迷信、科学不昌明、思想不解放的产物。妇女“立莫摇裙，喜莫大笑”毫无道理可言，乃是人压迫人的荒唐规定。头发和指甲“勿投水火”，源于迷信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的封建礼教。“曾经圣人手，议论安敢到”是敬神畏圣，思想不解放的结果。

坚韧性、顽固性是禁忌的一大特点。吕叔湘为说明许多禁忌不易打破，曾举出美国人长期保持着不许说“腿”而要用“肢”来代替的习惯。堪称“妇







女禁忌之经典”的《女诫》，压在中国妇女头上两千多年，直到有了妇女解放运动才被掀翻。“某日不宜出行”之类，似乎早该寿终正寝，但据我所见，至今仍被信徒们执行着。韩愈不敢超越圣人的话，说在一千多年前，但现在仍颇有生机。

禁忌多与无知和迷信联姻。要想打破禁忌，一要科学，二要勇气。我想，在古代“饮食的禁忌”中，一定有过“不许吃螃蟹”的禁忌，因为浑身甲冑、横行无忌的螃蟹极易让人生畏。但这个禁忌最终被一位勇士打破，他先是横下心，再猛撕猛咬，终使螃蟹成了人类美食。鲁迅把敢为天下先者称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，真是妙喻。

改革开放是一场“换脑筋的革命”，换脑筋就要破除种种禁忌，而这些禁忌往往植根于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深处。我们要向勇破禁忌吃螃蟹的勇士学习。没有敢吃螃蟹的勇气，改革开放大业永无成功之日。